

《敲骨求金》

主要角色

庄周：老生
张从：小生
老路人：外
少路人：丑

情节

有青年名张从者，囊金行路，过善宝庄，遇着两个强盗，抢去行囊，戕其生命。惟有金钱一枚，难于均分，二人遂起争执，忽闻有行人嗽声，始骇然舍钱而去。钱入死者口中衔住。二行人一老一少，行近见此金钱，欲即取出，奈此骷髅衔的甚紧，取之不易，乃执斧凿敲而求之。恰值庄周路过此处，问悉情由，劝其勿敲。二人则要求庄周赏给金钱一枚，以为“不敲”之代价。庄周只得化一金钱予之，岂料二人得步进步，婪索不已。庄生知不可理喻，只得唤来猛虎，吓走二人，又施法术，救起张从，张从不知救命之恩，反诬赖庄周盗了他的行囊包裹，拖住南华县起诉追贼。

注释

以下即非《敲骨求金》，乃《度白俭》矣。此等情事，乃“仙人超度”之滥套。场子亦不若前场之紧凑。惟白俭之做工身段，甚为繁重。作为伶艺的练习，未为不可，于戏艺实无可取。

此剧在戏院的报子上常贴出种种名目，《敲骨求金》之外，如《善宝庄》、《南华县》、《度白俭》等，皆随便写写。若按剧情，则《敲骨求金》乃善宝庄之事，而《度白俭》则南华县堂上之事也。以“地”名“戏”在旧剧中最多，亦最粗率，且易于犯复。如《杀狗劝妻》，亦名《善宝庄》，即其显例。《敲骨求金》一场，最有意义，而此四字之含义亦最为深刻。凡贪婪横暴，残民以逞，竭泽而渔者，皆不能逃于四字之形容。求金不足为奇，奇在《敲骨求金》耳。在旧剧名中为无上上品，即在新剧名亦属佳构。若本此一意，仍此一名，另编一剧，必为上品，因旧剧本终免不了神仙色彩也。

剧中之主角，视剧本之意义，此剧原本（兼《度白俭》而言）自以庄周为主。就此场而论，则庄周（生）与张从（小生）两主角。一个超然于现实，一个沉溺于现实，正是两个反面也。闻曹心泉言程长庚曾演《度白俭》之白俭，以卢胜奎去庄周。近数十年因所谓谭派不敢问津，以至沦入“开场”。惟刘鸿升（去庄周）、刘景然（去白俭）曾以此叫座，鸿升有俗气，与庄周之身份颇不相合。但其提倡之功不可没，其声调之劲朗，亦殊动听，自刘逝世，此剧久无消息矣。行路之一老一少，旧本意（一外一丑）实皆滑稽角色，在此剧与庄周捣乱之表演，颇关重要。

根据《剧学月刊》第一卷整理

（二强盗同上。）

强盗甲（念）不种桑来不种麻，
强盗乙（念）全凭钢刀做生涯。
强盗甲（白）伙计请了！今日天气晴和，你我去至大路旁边，等候孤行旅客，也好打抢。走！
张从（内白）嗯哼！
强盗甲（白）那旁有人来了，你我闪在一旁。

（二强盗自下场门同下。张从自上场门上。）

张从（二黄摇板）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白）在下张从，乃湖广长沙人氏。奉了双亲之命，上京贸易，看今日天气晴和，赶路要紧。
（二黄摇板）不分昼夜往前进，
急忙回家奉双亲。

（二强盗同上，同杀张从。）

强盗甲（白）你我将包裹分了吧。

（二强盗同分包裹，同争一枚金钱。）

二路人（内同白）嗯哼！

二强盗 (同白) 那旁有人来了! 你我将这枚金钱, 大家不要, 逃走了吧!
 (二强盗同下。二路人同上。)

老路人 (四平调) 我家有棵摇钱树!
 少路人 (白) 得了, 你们家哪儿有摇钱树啊, 别犯财迷啦!
 老路人 (白) 你哪里知道, 我家有一个果木树, 等它结了果, 卖了钱, 岂不与摇钱树一样!
 少路人 (白) 那么说, 我也有啊!
 老路人 (白) 你有什么啊?
 少路人 (白) 你听着啊!
 (四平调) 我家里有个聚宝盆。
 老路人 (白) 你们家, 哪里来的聚宝盆?
 少路人 (白) 我家养活了一个老母猪, 等它下了小猪, 卖了钱, 岂不是聚宝盆么!
 老路人 (白) 你别净犯财迷了!
 少路人 (白) 得啦! 你看那边是个什么?
 老路人 (白) 待我看来。
 (老路人看。)

老路人 (白) 原来是一死尸, 口内还有一枚金钱。
 少路人 (白) 咱们敲出来, 咱们俩人分呐?
 老路人 (白) 如此就敲起来!
 (二路人同敲。)

庄周 (内白) 无量佛!
 (庄周上。)

庄周 (二黄散板) 大路旁边一古刹,
 七岁儿童讲道法。
 幼童尚知修行好,
 何况庄周是道家。
 (庄周看。)

庄周 (白) 啊? 老丈, 你们在此做甚?
 老路人 (白) 我们这里敲骨求金呐。
 庄周 (白) 哎呀, 我想世界之上, 只有求金葬骨, 哪有敲骨求金之理, 依贫道相劝, 你们不要敲了。
 老路人 (白) 他不叫咱敲, 跟他要一枚金钱, 咱们就不敲。
 庄周 (白) 你且少待。
 哎呀, 且住! 他们与我要一枚金钱, 方肯不敲, 这便如何是好? 哦, 有了! 师父教我点石成金之术, 待我试来! “天灵灵, 地灵灵, 石块变成金!” 呵, 果有一枚金钱。
 老丈拿了去, 你们不必敲了。
 (老路人接金。)

少路人 (白) 这个老道, 是个傻子。咱们还是敲, 他要不教敲, 咱们跟他要十枚金钱。
 老路人 (白) 如此敲起来。
 庄周 (白) 啊, 老丈, 你们怎么又敲起来了?
 老路人 (白) 你要不教我们敲, 得给我们十枚金钱。
 庄周 (白) 请少待。
 哎呀且住。看他贪得无厌, 我不免谴动神虎, 惊散他们。“天灵灵, 地灵灵, 神虎速降!”
 (虎形上, 二路人同跑下。庄周笑。)

庄周 (二黄摇板) 谴动神虎下山来,
 张牙舞爪把头抬。
 老者见了魂不在,
 少了见了哭悲哀。
 放神虎回仙界!
 (庄周看虎形, 虎形对张从做咬状。)

庄周 (白) 胆大孽畜, 还不归山。
 (虎形下。)

庄周 (二黄散板) 见一尸骨倒尘埃。
(白) 那旁有一死尸，待我掐指算来。此人姓张名从字骷髅，乃湖广长沙人氏，奉了双亲之命，上京贸易，被二强人杀死，想我出家之人，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师父赐我阴阳宝扇，不免救活与他。

(二黄导板)
(二黄散板) 张从生来只爱财！
谁知一命赴阴台。
用手打开皮囊袋，
救你一命转回来。

(庄周看。)

庄周 (白) 哎呀且住！只因他生前欠下猛虎命债，今神虎衔去喀骨三根，我不免搬动树枝，与他接骨便了。
(二黄摇板) 忙将树枝来搬动，
接骨救命小张从。
腹中无有心肝肺，
枉教贫道把善行。
(白) 又无心肝，如何是好？呵！有了！山下来了一只黄犬，我将它杀死，用它心肝救活张从便了。

(犬形上，庄周打倒犬形。)

庄周 (二黄摇板) 将犬打倒地埃尘，
手持戒刀下无情。
犬心救活张从命，
为救一命又害一生。
(白) 哎呀且住！为救一人，害了一犬，背了上天好生之德，如何是好？呵！有了！不免用土作成犬心，救活与它！
(二黄摇板) 黄土作成了犬的心，
人心怎比你的心。
阴阳宝扇救活了你！

(犬形下。)

庄周 (二黄摇板) 摆尾摇头下山林。
(庄周取扇，扇张从。)

庄周 (二黄摇板) 一扇君子把头抬，
二扇君子眼睁开；
三扇君子四体摆，
活来活去你快活来！
(白) 哎呀且住！我既将他救活，他醒来，若向我要他的行囊包裹，如何是好？呵！有了，我且在此打坐，他有来言，我有去语。

张从 (二黄导板) 霎时间一阵阵昏迷不醒，
(二黄散板) 不见包裹为何情？
(白) 适才我觉得一阵昏迷，醒来为何行囊包裹，俱已不见！

庄周 (白) 嗯哼！

张从 (白) 那旁有一道者，想是被他盗去，待我向他要来。
呃！那一道者，你在此打坐，可曾见我行囊包裹？

庄周 (白) 贫道在此打坐，未曾见你行囊包裹。

张从 (白) 此处四下无人，想是被你偷了去了。

庄周 (白) 出家人不爱财，爱财就不出家。想是你打睡之时，行囊包裹被旁人盗去，不要诬赖贫道。

张从 (白) 你不还我，我要告你！

庄周 (白) 哪里去告？

张从 (白) 南华县去告。

庄周 (白) 你且少待。
(庄周背躬。)

庄周 (白) 哎呀且住！闻得南华县令，爱民如子，人品非凡，不免借此会他一会。
(庄周对张从。)

庄周	(白)	君子你饶恕了贫道吧。
张从	(白)	不能饶你!
庄周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庄周、张从同下。)		
(完)		